

◀ 随想录

## 期待看到你们的表情

龚静

想不到，网课开始时柿子树尚未爆新芽，一周接一周的，一晃就到了树叶大如幼儿之掌了，最初接到通知时的小担忧也不再了。从选择何种软件平台，下载、操作，到适应，再到如今按时开课的稳定，上网课似乎也已成为非常时期的平常事了。前些日，系工作群发上海市返校通知，有同事调侃道，确乎也已适应网课了。

2月底3月初，甬通要上网课时，群里老师们的各种纷纷议论犹然在耳。其时，学校先期组织教师先头部队学习，又推荐各种平台，让原本疫情焦虑中的同事更添焦虑，有的需要调整课件，有的需要调适心境应对新形式，有的还得应对网络盲区。不说炸锅，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相较本科大课网课的各种要求，我们研究生小课还算压力小点，我新建了个微信群，从工作群中各位同事的建议中，选择了微信的会议软件，按课表上课。虽不似媒体报道某些课程的中小学教师授课那样，需要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堪比主播在线，但第一次网课也略有小忐忑。在书房，上线前收拾一番自己，与出门去学校无异，也是疫情宅家以来第一次捋须，毋庸口罩，口红也久违地显身手。事先已将所需阅读讨论材料发到群里，进入界面，操作还算顺利，麦克风、摄像头统统打开，邀请学生入会，“哈罗”“你好”招呼。我正看着那头的视频音频是否点亮，忽听一位学生说，老师还是不开视频吧，家里乱七八糟的，其他几位也跟着附和。我想想，虽然可能少了些仪式感和面对面的真实感，但特殊时期也罢了，其实就算摄像头一直开着，也不一定全程专心。忍着左肩疼痛所做的仪表收拾，看似其实不必，不过，借此振作一下萎靡的情绪，更好地进入状态，也是好的。

音频还是顺畅的，从时下的疫情记录文本，到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作品，到佩索阿的《惶然录》，到学生们宅家的所见所闻所想，讨论有感想有思考有情感。学生们来自五湖四海，

有湖北武汉和黄冈的，有佳木斯长春的，有山东四川的，有苏州上海的，有岭南广州的，在场感不一，感受和思考程度不一，但2020年注定在他们20多年的人生中记忆刻骨。讨论中，除关心他们的阅读写作，我也会关切他们的日常生活，家人之间的相处。从时事到文本，从阅读到思索到日常生活，虽然只是音频，说到众人关心处，看法不一，小热烈的气氛还是隔空弥漫。此时倘若有人在场，看着一个对着手机电脑各种脸部表情的中年人，或许觉得有点滑稽。

首次网课顺利下课，心里舒畅。只是觉得肩部更痛了，眼睛胀痛异常。原来由于经验不足，身体不放松，一味保持一个姿势，还使劲盯着屏幕，上课时全程投入不觉得，一旦松弛下来，全身疼痛起来。而且必须点心、巧克力、牛肉干、黄芪水之类一顿吃喝，似乎才能慢慢缓过来，而眼疲劳的恢复更缓慢。科技越发达，肉身之眼睛只会一天天糟下去。

一周又一周，似乎渐渐适应了网课，随时注意姿势不要太紧张，不要总盯着屏幕，身心放松一点。不过，毕竟是三十多年教龄的老教师了，习惯怎么会一下子改过来，全情投入是情不自禁的，及时反应学生的发言讨论也必须保持高度身心凝聚，常有许多意外的话题溢出，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从一个细节延伸出一文一书，这是文学课堂的常态。实体课堂如此，线上网课亦如此。手机、电脑、书本同时操作，简直有点不亦乐乎。看到媒体介绍演员、商家纷纷云直播，唱念做打也一丝不苟，卖货销售紧锣密鼓，新冠肺炎疫情隔绝了密接，借助科技保持了接触，也算隔而不孤。

不过，无论云直播还是网课，尽管声音能传达个体的生命信息，总还不免遗憾，遗憾人和人接触时特有的生命能量的乏缺，遗憾人的身体语言，诸如表情、眼神、动作带来的互动信息的阙如，而这些信息恰成为文学教学课堂的重要组成，尤其讨论课程，即便有

的学生不发言，但TA会有反应，赞同、反对、疑惑、或神思在外，作为老师，基本上都能看到感知到，也由此会将之纳入讲课中，鼓励学生们更多更深入地参与，或及时作出调整，以此增益良好的课堂气氛和讨论效果。而这些，网课就只能遗憾了，即使开了视频，也未必尽然。一是线下的细微非一个镜头能一展无遗；二是一两眼看遍一间小教室，在线上难以做到的。也因此，缺少了这个部分的生命信息，于文学教学是有缺失的。文学是人学，当然不止于文学作品内部，而延展于文学内外部的。

沪上的草木已葱葱郁郁了，紫藤渐谢杜鹃正开，本来讨论张岱作品时想请学生们喝的春茶，也无法实物尝味。佳木斯的小崔说，窗外又是一场大雪，盼望回到春日校园。

我想对学生们说：期待看到你们的表情，哪怕轻皱眉头微嗔。否则虽然习惯了网课的作息，还是不太习惯网课的生意不互通。

## 散文诗(三首)

赵春华

## 西施故里

你抚摸过的苎萝山上的那棵树还在吗？捣衣浣纱的那块石头呢？

“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李白是在揣度你的忧伤抑或悲情吗？

我想你并不爱珍馐与佳肴，还有锦衣和宝车！当你和范蠡泛舟湖上并从此不知所终且成为千年流传的一个美丽的传说，浣纱江与苎萝山便把思念化作了一江滔滔的江水。

## 夜，在西湖

是由一挂一挂的绿柳编织的，无论你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温柔的柳丝挂上你的眼帘，挂在夜西湖的眸子里；

是由璀璨的灯串缀就的，灯的点，灯的线，灯的各种几何图形，西湖的夜真的是珠光宝气了；

是由一对一对的情侣依偎在湖

畔，湖水偷听了绵绵的情话，浪花也竖起了耳朵……西湖困倦了，灯也困了，人未散，情未了，依偎在西湖的怀里，甜蜜的梦里。

## 夜深刺溪

刺溪的月色流过深夜，我听见了唐代诗人李白和杜甫在吟唱：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刺溪……”

“东南山水越为最，越地风光刺溪先……”

一千多年前的咏叹！

风光风景依旧，依旧的茂林修竹，依旧的崇山峻岭，却多了夜半的街灯，恍若天上的星星，远逝的车马辘辘化作汽车的声响，刺溪畔的村落，长出了数不清的楼房！

又传来了细细的吟唱，不仅有夜钓人活泼泼的惊喜，更有唐代诗人的浅吟：“刺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

## 立夏的豌豆饭

王蕙利

乡人历来有吃各类菜饭、豆饭的习惯。在物质贫乏的早年，既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节俭，同时带来的益处也很明显。一来省时，免去了繁琐的烧菜程序；二则省钱，腌腊制品是过年备下的，菜蔬又是自家地里现成的；三是耐饥，一大碗掺杂了各类瓜菜的饭落肚，下午干农活连点心都可省了。

每年的立夏日，照例是吃豆饭的日子。通常情况下，这个豆饭多指蚕豆饭。因为此时的蚕豆，正值一年中最嫩的时期。但在我看来，还是用那更为小巧玲珑的豌豆来烧豆饭，更可口。

从乡村走出来的人，对豌豆肯定不陌生。每年深秋收完山芋后，就要开始种豌豆了。作为一种蔓生植物，豌豆绝大部分时间，都靠藤蔓蔓、婀娜多姿地匍匐在地上。只有到了初长成那会儿，方才显露点小情调，鲜绿的叶尖似弱不禁风的少女，柔弱而妙曼。而此时绿油油的豆荚里，也有了不甚饱满的小豌豆，掰几个咀嚼，有种随季候应约而至，宛如不谙世事少年般的青涩味道。等到了立夏，原本嫩生生的小豌豆，也变得粒粒饱满，此时用来做菜，吃口已然偏老。但要是结合糯米饭，再加上几小块流油的咸肉碎，那这一锅饱满晶莹的豌豆饭，也可谓舌尖盛宴。我记得当时家里每每烧这饭，都

是往糯米里掺少许粳米，淘好后先煮饭。然后借着米饭开煮的间隙，将肥瘦相间的咸肉切丁，用沸水烫两遍，滗去水后和剥好冲滤滤干的豌豆一起下油锅爆炒。豌豆一下锅，不过炒个三五下，就会变成透明的翡翠色。关火后，加入食盐拌匀。等灶上的米饭咕嘟咕嘟冒热气了，便将炒好的豌豆咸肉丁倒入米饭里拌匀，再煮上两分钟，一锅香气四溢的豌豆饭便大功告成了。

烧成的豌豆饭，雪白的米饭因吃透了咸肉与豌豆的气息变得精神饱满，泛出珠玉般的光泽，鼓胀开来的莹绿色豌豆像一粒粒镶嵌在白壁上的翡翠珠子，再加上暗红油亮的咸肉丁隐显其间，看上去极为诱惑。

吃豌豆饭，无需什么配菜，只要配碗汤，趁热吃一口，豌豆的清香和咸肉的腊香，让米饭也跟着愈发软香起来。那种咸香适宜的口感，让人越吃越想吃，越嚼越醇厚。往往一不留神，便吃撑了。吃完后，留在唇齿间的那股子满满清新，恰如眼前这暮春气息。

一晃已有多年未吃过豌豆饭了。直到去年，收到同学送来的豌豆。豆子是同学自家种的，面对如此佳材，当天我又烧了一次豌豆饭，重温往昔的同时，也在这不冷不热的日子里应个景，算是和即将逝去的春天挥手告别。



唯有牡丹真国色 蓝风/摄

## 嘉定工人夜校琐忆

杨培怡

1950年，我在“启良中学”上初二，因父亲失业，家庭经济拮据，曾辍学两年之久。两年中，陆续在家种过田，在小酱园里学过手艺，在“顺德丰”轧花行里做过计件工，也在东大街街道里当过纠察队员。但期间也没有完全荒废学业，这要归功于“嘉定工人夜校”。

上世纪50年代初，在孔庙大成殿后有一片广场，其北侧有一排平房，就是嘉定工人夜校的所在地。其中，东边是中学部，西边是小学部。那时的工人夜校，大致位置在如今的南大街与塔城路口附近。

夜校中学部主要设初中语文和数理课程，分不同程度，由学生自行选读。我选的是相当于初二的语文和代数课。

就读夜校期间，最令我难忘的是语文老师顾康先生，他本是嘉定县中学的语文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在校兼课。除教学经验丰富外，他教学特别认真负责，教古文时更精于解读，且严格要求学生通篇背诵。他教过的《桃花源记》《归去来兮》《卖柑者言》等，至今让我记忆犹新。1952年，我在启良中学复学。1953年，我初中毕业后考入嘉定县中学读高一。巧的是，语文老师仍是顾康老师，我俩之间真有师生缘。

夜校一般是周一至周六20:00至21:45之间上两节课，课间休息15分钟。放学后，正是影院弄里“永乐剧场”的“放汤戏”时间。所谓放汤戏，即剧场在每场戏的最后半小时左右，向场外观众免费开放。读夜校期间，我也没少看放汤戏。越剧《泪洒相思地》《孔雀东南飞》《盘夫索夫》，锡剧《孟丽君》《双

推磨》……跌宕起伏的剧情，让我认识了社会百态，看清忠奸善恶的下场，学会严己宽人的处世。

回想起来这辍学的两年，我也算经历了工农商学兵。但最难忘的还是在工人夜校的时光。我能在复学后顺利完成中等教育，接受高等教育，最后留校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夜校功不可没。我那些恒泰毛巾厂的夜校同学们，有的考取了知名的高等学校，在厂里曾引起不小轰动；有的成了工厂的技术骨干，或是高级管理人员。其中有一个名叫高思聪的同学，后来成了嘉定毛巾十五厂的厂长。改革开放后，在他任期内，工厂面目一新，生产的“玉兔牌”“麻雀牌”“熊猫牌”等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地区。

2016年，我返乡时有幸拜会了高思聪，共同回忆起上世纪50年代初的那段夜校经历，不禁感慨万千。可以说，工人夜校是我俩人生道路上的重要驿站。去年，传来噩耗，故友已经仙去，不胜唏嘘，愿老朋友一路走好。